赫勒和费赫尔的生命政治理论及其美学意义:

刘灿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内容摘要】

赫勒和费赫尔的生命政治理论从"解放身体这一现代性承诺的失败"中,得出"生命政治是身体的政治化"这一观点。生命与自由两种价值的冲突是其生命政治理论的张力所在。他们表达了对极权主义组织滥用生命权或自由工具化的担忧。赫勒认为生命政治的起点是日常生活,主体在其情感操持中蕴含了寻求差异的伦理诉求,同时需要警惕作用在人们感性需要层面的独裁。赫勒和费赫尔的生命政治理论中蕴含着丰富的美学思想,显现了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美学路径,为当代美学政治转向提供了新的理论进路。

【关键词】

赫勒;费赫尔;生命政治;政治美学

2020年新冠病毒在全球流行之际,生命政治再次成为国内外学者的讨论热点,

Research on

Marxist Aesthetics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东欧马克思主义美学文献整理与研究"(15ZDB022)阶段性研究成果。

但大多将新冠疫情所引发的一系列问题与福柯、阿甘本等人的生命政治学联系思考,以阿格尼丝·赫勒(Agnes Heller)和费伦茨·费赫尔(Ferenc Fehér)等为代表的东欧学者关于生命政治的批判却鲜有人关注。①赫勒和费赫尔基于其亲历的大屠杀事件、东欧政治剧变以及其当时所处的美国政治生态,对生命政治的表现形态有着深刻认识。他们对存在于身体维度的自由与生命价值冲突的思考,对"健康政治"、"种族政治"的分析以及关于"政治正确"的批判等都具有深远的预见性。2020年以来全球的新冠病毒大流行以及随之而来的一系列社会乱象,发生在美国、法国等西方国家的种族冲突、阶级矛盾、民主危机等问题,皆印证了赫勒和费赫尔相关思想的敏锐性。生命政治同样是马克思主义美学体系一个新的理论生长点,是后马克思主义美学的核心议题。赫勒、费赫尔等人对身体政治相关的政治美学问题思考,其关于身体解放、日常生活政治化、情感操持、感性独裁等议题的讨论,为生命政治美学这一问题的展开贡献了新的研究视角,延展了这一问题的理论深度,为我们思考后马克思主义政治美学贡献了重要的理论路径。

一、生命政治:身体的政治化

福柯在 1976 年法兰西学院讲座中最早确立"生命政治"的基本意涵,它是关于人口的调节与治理,在其运行机制中人的身体(生命)进入知识和权力的秩序。福柯认为生命政治这一新的权力技术"不再针对肉体,而是针对活着的人"^②,它

① 1994年5月,赫勒、费赫尔等人在维也纳举办了一场主题为"生命政治:身体,种族和自然政治"的会议,这次主题会议是围绕赫勒和费赫尔同年春季出版的《生命政治(公共政策和社会福利)》[Biopolitics (Public Policy and Social Welfare) European Centre Vienna, Vol.15]—书举办的,讨论生命政治这一新的政治现象。根据此次会议,赫勒、索尼娅(Sonja Puntscher Riekmann)等人在1996年主编出版了《生命政治:身体、种族和自然的政治》(Biopolitics: The Politics of the Body, Race and Nature)这一会议论文集。由于赫勒和费赫尔在此议题上多次合著,思想也常常分不清楚你我,故在论文行文中将二者放在一起,特此说明。

② 米歇尔·福柯:《必须保卫社会》、钱瀚泽、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29页。

揭露了现代资本主义的一种新型统治方式。生命政治成为福柯之后的后马克思主 义者再阐释的理论热点,阿甘本、埃斯波西托、奈格里、本尼特等人在不同维度 上接续他的生命政治观。通过对"赤裸生命"这一独创性概念的阐释,阿甘本认 为"所有人类共同体——至少整个西方政治传统——建立在生命政治之上"①,他所 关注的是一种"例外状态"下的极端政治境况;托尼·本尼特汲取福柯的生命治 理术思想,提出"文化治理"的观念;哈特和奈格里则对资本主义现代性再度诊 断,并观察到现代生命政治学向后现代生命政治学的转变。赫勒和费赫尔的生命 政治学贡献了另一种批判视野、莱姆克认为他们"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视域、清 楚地区别于自然主义和政治主义的理论传统,也不同于福柯塑造的生命政治学的 解释"②。二人关于生命政治的讨论主要集中在1994年和1996年的两本论著,其 中 1994 年出版的《生命政治》(Biopolitics) 一书分为 8 个章节, 讨论了现代性与 身体、自由与生命、生命政治与伦理等重要议题,还包括健康与政治、环境主义、 性/性别政治、种族政治等具体问题。赫勒等人随后在1996年出版的论文集《生 命政治:身体、种族、自然的政治》(Biopolitics: The Politics of the Body, Race and Nature)对生命政治中的核心问题进一步阐释,划清了生命政治与传统政治 两种不同的政治模式的边界,再度表明她与费赫尔的观点:我们将身体的政治化 (the politicization of the body) 称之为生命政治。③在此、生命既不是作为基础、也 不是作为客体,而是作为一种与政治对立的程序,赫勒认为"身体社会意义的增 加是政治上的倒退" ④。赫勒、费赫尔以人的身体/牛命为讨论起点,他们坚持马克 思主义对现代资本主义批判的根本立场,从生命、自由与平等等价值问题切入社 会现实问题。

要了解赫勒和费赫尔的生命政治理论及其蕴含的美学思想,还必须对他们彼

Research on Marxist Aesthetics

① 吉奥乔・阿甘本:《神圣人: 至高权力与赤裸生命》, 吴冠军译,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6 年, 第 22 页。

② Lemke T., Casper M. J., Moore L. J., Biopolitics; An Advanced Introduction, New York; NYU Press, 2011, p.78.

³ Heller, Agnes, S. Puntscher Riekmann, and F. Feher. Biopolitics: The Politics of the Body, Race and Nature. Aldershot: Avebury, 1996, p.3.

Ferenc Féhér & Ágnes Heller. Biopolitics. Vol.15. Aldershot: Avebury, 1994, p.38, see also Heller 1996.

时所处的政治境况和学术背景有所认识。^①二人更多地是将其对生命政治的探讨置于历史语境与现实语境双重交叠之中,他们发现生命政治构成了一种新的政治现象,而且"与身份政治问题密切相关"。^②二人从启蒙现代性以来关于"身体解放"这一现代性承诺的失败对生命政治展开思考,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政治化身体/身体政治化现象进行解读。他们分析 90 年代在美国各界关于健康、环境、性别和种族等议题的学术辩论和媒体讨论,批判新兴社会运动尤其是女性主义运动,同时也针对"后现代"的学术文化左倾现象进行分析。在其生命政治学的理论框架中,赫勒对与身体政治相关的问题密切关注,"政治化的身体"所指涉的既包括现实中的肉体,也包括象征性、符码化的身体。她还发现某些政治运动倾向于将象征性的身体(无论是沿性别还是种族划分的)替换为人类肉身存在的身体。在赫勒和费赫尔这里,生命作为一种政治对策出场,正如莱姆克所总结的,"生命已不再是假定的但很少明确的政治对应物。它不再局限于具体存在的个体性,而是成为一种抽象,一种科学知识、行政管理和技术改进的对象"③。在这些与生命/身体有关的团体运动或政治议程中,朋友/敌人的对立分化比在传统政治中还要严重,且更为细致、系统和科学化。

赫勒吸收了阿伦特和福柯二人的生命政治思想,并且高度评价阿伦特将生物性因素纳人政治批判的理论贡献,她认为"如果要对生命政治议程有所认识,需要重读《人的境况》(The Human Condition)"^④。赫勒引用玛丽·麦卡锡(Mary

① 20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费赫尔和赫勒等一行人从墨尔本搬到纽约,这正是美国学界对性别、种族、堕胎和生态等议题十分关注的时期,这些问题已经成为公认的学术研究对象,这时的美国社会发起了一波又一波的社会运动,这些讨论及其相关的社会运动为解读生命政治提供了丰富的社会材料,而身体政治技术也逐渐被各界意识到它的重要性。费赫尔和赫勒等布达佩斯学派学者,他们本身是匈牙利的异见人士,对这一时期在世界各地发生的社会民主运动有其独有的理解。我们还应注意的是,他们对生命政治独有的认识还来自他们在匈牙利的政治经历,尤其是他们犹太人的种族身份所亲历的大屠杀事件,以及在斯大林集权主义统治下的切身经历,这些共同构成其生命政治理论的历史与现实语境。

Dennett, David, et al. "Agnes Heller (1929-2019) and Biopolitics," New Formations, Vol.99, 2019, pp.7-32.

³ Lemke T., Casper M. J., Moore L. J.. Biopolitics: An Advanced Introduction. New York: NYU Press, 2011, p.117.

⁴ Heller, Agnes, S. Puntscher Riekmann, and F. Feher. Biopolitics: The Politics of the Body, Race and Nature. Aldershot: Avebury, 1996, p.8.

McCarthy)对阿伦特的发问:如果我们将社会问题从政治讨论和实践中排除出去,那么在和平年代的政治议程中还剩下什么呢?是否与战争有关?阿伦特的回答是:文化仍然是可以讨论的问题。赫勒联系其身处的美国社会文化,发现这一国家的文化是政治性的,它体现在社会问题(包括性/性别、种族、宗教等问题)的政治化过程中。"生命政治似乎替代了社会问题的政治化",赫勒进一步提出她的思考,"是否生命政治是一种文化政治?"①赫勒对逐渐大众化的生命政治境况表达了担忧,并对相关的政治运动和现象进行批判。她观察到与生命相关的公共事务成为大众媒体津津乐道的内容,生命权利的维护和争夺也发展出新的政治主张,它还引发了一系列相关的社会文化运动。

文化/审美的政治化是生命政治的重要表现之一。赫勒认为"生命政治是大众文化的政治产物"^②,20世纪80年代,美国文化工业迅猛发展,进入以大众/流行文化为主导文化形态的时代。统治阶层逐渐意识到,传统的政治经济已经无法满足政治统治的需要,文化/审美领域成为新的政治角逐场,争夺文化领导权成为新的政治目标,这在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转向"中有着丰富的讨论。赫勒总结:"生命政治是文化的政治,是大众文化的政治。"^③她发现大众参与传统政治事务的热情普遍不高,而在大众文化时代,人们乐于谈论与自身身体有关的问题,私人事务发展成公共问题。当一群人聚在一起对这样一个对象进行讨论、发表意见、争取权利的时候,身体问题便被提炼成一个新潮的文化政治问题。生命政治能够迅速占据主流视域还在于,生命政治话语不像传统政治术语那样复杂凝练,它能关切到个体的生命进程。那些隶属于民众的日常生活,是普通民众关心并能够理解的事务。此外,生命政治能成为现代政治的重要形态之一在于它非常适合展示,这其中大众媒体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民众最关心的始终是与其身体有关的事务,它简单、诱人、基础,"它是一种娱乐,像足球比赛这样的

①② Heller, Agnes, S. Puntscher Riekmann, and F. Feher. Biopolitics: The Politics of the Body, Race and Nature. Aldershot: Avebury, 1996, p.14.

³ Ibid., p.15.

事情"^①。围绕身体进行的社会文化运动更像一场大众狂欢,人们刻意追求差异,但 实质上坠人当权者精心编制的审美幻象中,使那些原本沉重的社会性、政治性问 题,在大众媒介传播中逐渐娱乐化,被审美化的日常事务变成政治治理的重要对 象和方法。于是在现代政治的演变形态中,生命政治接续了传统政治发展出新的 治理技艺,这种治理技艺介人了文化/审美领域,使得文化/审美治理成为政治治 理的重要内容和方式。

二、身体的解放:现代性承诺及其失败

赫勒和费赫尔将生命政治定位于现代性所引发的制度、价值观和存在论等层面的转变,他们面向"解放身体"这一失败的现代性承诺,展开对生命政治的讨论。现代性对身体有何种承诺?赫勒谈到"现代性承诺身体解放,它抢夺了身体解放的话语,然而却没有兑现它的承诺"②。在理性主义哲学传统对身体感知的思想殖民史中,从笛卡尔的身心二元论到黑格尔的绝对精神,身体始终处在心灵/灵魂/精神的牢笼中。尼采曾试图重估人的主体性,把人的本质定位为生命及其意志,把生命力作为衡量一切道德与价值的标准。但这种颠倒的柏拉图主义发展出一种新的本质主义,未能从根本上清算理性主义对身体感性的压抑,福柯便对这种形而上方式的身体解放表示怀疑。赫勒回顾了解放身体的现代性进程,从海涅为提香(Titian)画布上维纳斯赤裸身体所带来的解放光环而欢呼,到费尔巴哈努力将康德的二元性与感官肉体物质相结合,赫勒发现这种对解除肉体束缚的狂热迷恋是现代性的重要特征。然而身体这一非理性源头,不仅未能寻得解放的路径,还被关进了新的政治牢笼。启蒙现代性承诺的失败同步体现在身体的政治化进程中。

① Heller, Agnes, S. Puntscher Riekmann, and F. Feher. Biopolitics: The Politics of the Body, Race and Nature. Aldershot: Avebury, 1996, p.15.

② Ferenc Féhér & Ágnes Heller. Biopolitics. Vol.15. Aldershot: Avebury, 1994, p.12.

赫勒引用福柯关于惩教所等一系列针对身体权力技术的思考,认为"它传达的信息是明确的:现代性解放身体的承诺没有兑现"^①,赫勒承认不同的思想家对身体一灵魂二元性的指控各不相同,但这种二元性实际上是不能取消的,相反它的成分被重新解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以一种更宽容的方式得到重新表述。福柯深人解剖现代政治权力的肌理,其身体权力谱系学试图证明,灵魂不是人类解放工程的媒介。赫勒和费赫尔针对福柯的这一历史性论断进一步认为,"从社会学意义上说,整个现代性过程有力地决定了,最初被认为对肉体温和监护的与精神联系的内容,最终将被视作监狱"^②,即灵魂或精神是身体的监狱。

自有人类诞生记录开始,"解放身体"成为人类重要目标之一。启蒙现代性以来,人的身体被推入资本主义打造的铁笼,连同人的各种生物性一同被困在现代性进程之中。现代性为解放身体提供了新的理论和实践方向,但赫勒发现"现代社会几乎所有的主要动态趋势都与身体背道而驰,它们低估和压制身体,并试图约束和取代身体"③。"解放身体"这一现代性目的遭遇困境,身体沦为政治权力手段,我们在这种身体解放的失败中看到了权力的微观形态。进入资本主义现代社会,理性主义这一主导思想对身体感性层面的压抑不断发酵,逐渐转换成一种工具/技术理性,这种压抑表现为工具/技术理性对人感知的剥夺和压制,审美体验也随之异化。现代科技发展的悖论是,科学技术原本是希望将人从劳动中解放出来,这种解放的首要目的是实现人身体层面的解放。然而,伴随两次工业革命以来的科学技术,却带着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持续介人人的身体,未能改变身体被困在理性牢笼的现实。虽然现代社会不断变化它的权力技术,一改强力的压抑方式,但我们仍然可以从现代人不容乐观的身体境况中发现,高速发展的现代技术不仅未能将人从繁重劳动中解放出来,还让人陷入工具/技术理性操纵之中,赫勒便发现在这种工业生产中"身体的系统性退化和瘫痪成为现代技术的一个经常性

Terenc Féhér & Ágnes Heller. Biopolitics. Vol.15. Aldershot: Avebury, 1994, p.10.
 Ibid., p.14.

特征"^①。机器大生产将人"变成"机器齿轮,主体在这种不断加速的技术化中丧失了感受能力。赫勒和费赫尔认为,工业文明与人的身体之间公开的、尚未解决的冲突是"身体在工业劳作中系统性恶化和残缺",而"这种作用在身体上的去人性化,是现代技术不变的特征"^②。技术理性并未完成启蒙现代性的解放任务,反而不断被赋予新的恐怖形式,它曾在奥斯维辛集中营和古拉格集中营将这种恐怖达到了极致。对人感性、需求等维度的独裁成为生命政治的典型特征,赫勒发现其中隐藏的政治隐患,担心它发展出某种极权主义。

赫勒将生命政治置于现代性进程中思考,她认为"文明的过程有两个主要的 目标:一个是卫生的(hygienic),一个是伦理的。而卫生是现代科学应对城市化 和人口过剩所带来新危险的方法"③、赫勒认为卫生与伦理相结合的趋势是可以预 见的,而且在这个领域中一旦合并完成,生命政治就会开始。这种卫生的伦理目 标来自对古典人文主义的偏好, 是生命政治的早期形态。现代性在有记录的历史 上第一次解放了身体,因为它将人身保护法扩展到每个人,但同时在社会生活中 身体不断地变得透明、均质,这孕育了生命政治的多种表现形式。"解放身体"变 成一种政治操纵的手段,它成为一种悬而未决的现代性幻象,这同样也是一种坐 落在身体感性层面的审美幻象。政治对审美感性的渗透,或是审美对政治的介人, 指向政治审美化和审美政治化的双重可能。赫勒认为身体在自然形态中有着重要 作用,"人的身体是美的极致,是美的最高源泉"^②,人的身体既是政治的,也是审 美的。这种以身体感性需要为基点的审美革命便是政治革命。人们在争取身体权 利的同时, 主要关涉身体感性层面的内容。人人都有感性需求, 对感性需求的人 为配置本质上便是一种牛命政治。政治领域与审美领域在身体感性这一场域相遇, 身体的政治化关联着审美政治的建构,成为文化政治的重要内容,在身体感性的 政治化中, 审美丧失了其自律性特征, 也失去了审美救赎的弥赛亚效用。

①② Ferenc Féhér & Ágnes Heller. Biopolitics. Vol.15. Aldershot: Avebury, 1994, p.14.

³ Ibid., p.16.

④ Ibid., p.13.

三、生命还是自由: 生命政治的价值取向

在费赫尔和赫勒关于生命政治的讨论中,自由(freedom)和生命(life)是其关注的两个重要概念,他们认为厘清自由和生命之间的争论是理解生命政治的关键。这也是阿甘本、奈格里等欧陆哲学家都在讨论的关键问题,但他们更偏爱古典主义自由价值。基于古希腊的哲学传统,自由一直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正如阿伦特评价那种"过于顾惜生命而放弃自由正是奴性的标志"①。赫勒对生命(肉体作为"生命"存在的意义上,或肉体在"美好生活"的意义上)和自由(身体的主体性)两种人类的"普遍价值"做了深入思考,认为"生命政治别无选择只能成为民主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被迫接受生命和自由这两种至高价值"②,但在极端生命政治的权力运作中,这类普遍价值仍然被公然拒绝和践踏。赫勒和费赫尔还从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的和平运动观察到,这些不同组织处理社会议题的指导价值由利益推动,自由或生命都不再作为民主政治运动的唯一价值标准,反而沦为权力阶层操纵的工具。

赫勒在生命政治这一语境中对发生在美国的各类民权运动进行评估,还发现自由与生命这两种价值在身体维度常常呈现出冲突的状态,这种冲突也是赫勒理解公共政治运动的关键,譬如在堕胎议题上便可见这种作用在身体上无法和解的冲突,一方面是女性对身体的自主权意识逐渐上升,另一方面是胎儿的生死权利,它呈现出选择自由还是生命的双重难题。赫勒跟随阿伦特政治哲学视野,强调在现代公共议程中,每一单个论题可以从两个不同方面来解决:自由优先或生命优先。不同个人或群体对自由和生命两种价值取向的选择是不同的。赫勒进一步区分生命政治战前与战后两种不同的结构和特性,她将纳粹主义称为"生命政治的

① 汉娜·阿伦特:《人的境况》,王寅丽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2页。

② Ferenc Féhér & Ágnes Heller. Biopolitics. Vol.15. Aldershot: Avebury, 1994, p.21.

早期实验"①,纳粹对犹太人的灭绝工程便是发生在生命层面。赫勒进而分析美国为 捍卫所谓的自由、人权而四处挑起战争,她批判激进运动分子们所主张的权利诉 求,这些所谓的人权至上运动重塑文化传统,呼唤新的权利与自由,却可能被包 装成新型的极权主义组织。人类基本价值的选择完全取决于权力阶层的主张。生 命和自由不再价值中立, 它被有心的权力组织所猎取, 赫勒认为体现在极权主义 组织肆意使用两种价值的症状为:双重标准(double standards)和"政治正确" (political correctness)。赫勒便结合她的个人经历认为"东欧人民至今也未从政治 正确的压抑中解放出来"②,那些预先被包装继而强制性地落在其他国家、地区和民 族的"政治正确", 使得他们面对北美价值观时呈现出沉默顺从的景象。赫勒这一 观察对于当下现实具有重要的指涉意义,自由和生命两种价值取向的冲突正在成 为后疫情时代一个强有力的批判视角。今天,美国的"政治正确"或"政治不正 确"依旧影响并裹挟着它本国的政治生态,而且这种"政治正确"在全世界的输 出也极为成功,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发现,不论是美国本土还是其他民主国家,都 正在遭遇这种"政治正确"的反噬,这也是今天美国在"弗洛伊德事件"后出现 一系列社会乱象的必然结果,这也是众多标榜自由民主的西方国家无法有效处理 新冠疫情的原因之一。

赫勒坦言生命政治的激进潜力不可否认,"将人定义为身体的理论决定,意味着真正彻底地背离了传统的政治模式"③。她认为生命政治的激进分子撕开了资本主义的阶层角色面具,并且试图解放这面具背后真正的人,这是不同于传统马克思关于人类解放的政治策略。赫勒生命政治学的主体是身体,这里身体成为一种策略和手段。另一方面,赫勒回顾与此相关的社会运动,认为必须超越一种形式的自由,所谓的社会制度不过是一纸空文。为了实现真正的解放,人们必须直面人的身体(生命),而非追求某种空洞的权利。从美学维度来看,生命政治中自由

① Ferenc Féhér & Ágnes Heller. Biopolitics. Vol.15. Aldershot: Avebury, 1994, p.21.

② Ibid., p.32.

③ Ibid., p.35.

和生命两种价值冲突,代表了当代美学政治转向的典型特征,二者都不作为自我实现的目的存在,而不过是现代政治治理技艺的手段。福柯认为"生命权力技术旨在恢复作为人的基本需要和具体本质以及实现其潜能和全部可能性的生命"①,而在后马克思主义者关于福柯这一论争中,生命政治成为当代重要的政治权力技术语境下,自由、生命以及一切与身体相关的事务可能被纳入治理术的权力机制,共同组成自由治理技术的集合。正如托尼·本尼特曾总结"自由不是治理的对立面而是对于治理的运作具有重要作用的机制"②。在某种层面上,自由同生命一样,"自由本身不是目的,而是达到目的的手段"③,而且是生命政治重要的技术手段,参与社会秩序的调整,生命而非自由得到空前重视。自由在保存身体完整性名义下被牺牲,赫勒坦言现代人永远不会放弃自由的价值观,但这一价值观又无法在身体基础上得到一贯的捍卫,另一方面,人们不再对身体和灵魂(或物质和精神)的最终和解或融合抱有过多的希望。我们可以看到,赫勒的生命政治学中对生命权的滥用和自由工具化的担忧。由此推论,自由曾经作为传统美学的主导价值,进入当代审美政治的运行机制中,也逐渐变成一种审美化的权力争夺手段。

赫勒认为自由和生命是现代性中两种终极价值,二者先验地作为普遍价值存在。她认为从逻辑上讲自由的平等和生命机会的平等之间并没有冲突,但在现实语境中,我们对两种价值的选择中存在着冲突。生命和自由价值的选择冲突,代表着不同政治模式的主张,这被认为是赫勒对生命政治学最原始和最具问题性的贡献。西方左翼学者对各项主题的讨论中始终秉持着"自由优先于生命"的哲学底线,但这也导致他们的分析停留在一个相对简单的理论框架中。赫勒始终是在美国社会背景下解读生命政治所面临的现实境况,自由与生命两种价值的冲突动摇了其引以为傲的民主平等。赫勒评价在各类新兴的民主运动中,所谓的"自由

Research on Marxist Aesthetics

① 米歇尔・福柯:《性经验史》, 佘碧平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2年, 第94页。

② 托尼·本尼特:《审美·治理·自由》, 姚建彬译,《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2009 年第5期。

³ Heller, Agnes, S. Puntscher Riekmann, and F. Feher. Biopolitics: The Politics of the Body, Race and Nature. Aldershot: Avebury, 1996, p.11.

的首要地位实际上注定只是一种装饰"^①。赫勒担忧激进的生命政治所要冲破的是传统的民主—自由政治体制与结构,这一担心不无道理,但在另一程度上,传统民主社会的确低估了生命政治背后现实问题的严重性,而且这些问题正在疫情社会一一显现。莱姆克认为,"他们所提供的分析和解释仍然处于一个相对简单的理论框架中,在自由与生命之间进行选择的特征并不能弥补生物政治问题的复杂性"^②。实质上,生命政治涉及社会行动者和各方政治利益的复杂关系,我们更应该首要明确的是,我们不应该将自由和生命简单地解读为二元对立的关系,而要将其置于更为复杂的政治生态中来思考。

四、日常生活:生命政治的起点

不论是自由主导还是生命主导的价值形式,它最终取决于人们对良善生活(good life)的向往和追求,这充分体现了赫勒的伦理主张。赫勒将生命政治与伦理问题联系讨论,在她看来,生命政治及其相关运动中有着不可否认的道德准则。身体感性等内容被迫与道德挂钩,正如赫勒在谈论健康与疾病的时候,便对这种道德滥用进行批判。全球新冠疫情发生至今,也再度显现了身体与道德的结构性粘连,赫勒对此早有预见。赫勒遵循一种存在主义伦理学,她用牧羊人(shepherd)隐喻表明一种"照料"的政治结构。牧羊人是西方政治思想史上最常见的隐喻,福柯发现现代西方的治理术便源自这种牧羊技艺,福柯称之为"牧领权力"(pouvoir pastoral),这是围绕主体打造的非强力的权力关系。牧羊人所承担的是关心(care)的任务,而不是监督、惩罚或管治这种强力的政治介入。赫勒认为只有关心,才是对现代生存负责任的介人。这种治理术同样包含了福柯所言的

① Ferenc Féhér & Ágnes Heller. Biopolitics. Vol.15. Aldershot: Avebury, 1994, p.21.

² Lemke T., Casper M. J., Moore L. J.. Biopolitics: An Advanced Introduction. New York: NYU Press, 2011, p.80.

自我治理这一个人治理技艺,显然,这不仅是生物伦理学的,更是伦理美学的关键问题。赫勒早在其"情感理论"中提出"情感操持"(the housekeeping of feeling)的观点,针对的是"情感的结构和人们处理情感的方式"^①,这构成一种情感家政(emotional household)。它指向审美领域的自我治理问题,关联着个体自我塑造的审美伦理性。

另一方面,情感不再是主体私人的内容,情感也被纳入社会计算和调节的规范之中,这显现了生命政治的伦理特征。赫勒观察到"私人环境的亲密感,相互交往的情感、关心受到了生命政治不断推动的政治化和司法化的威胁"②。在现代政治体制审美化进程中,与情感经验相关的内容沦为技术手段,并以审美的形式显现。在生命政治成为现代社会主要的政治形式之后,私人领域呈现出向外扩张的特征,家庭管理的模式被引进政治领域。阿伦特发现"一种巨型的、全国性的家务管理机构照管着人民的日常生活"③。赫勒也认为权力介入家庭内部、私人领域,包括文化审美领域皆上升到政治行动之中,这是生命政治的审美表征。今天可用的干预手段不仅影响身体的外观和行为,而且还影响身体的有机物质,这些物质现在被认为是可塑的、可纠正的和可改进的。换句话说,今天的政治形式从宏大的政治经济层面转向微观的个体感受经验层面,在这个不断变化的文化政治理论星丛中,身体、感性、情感等范畴对于现代政治理论建构显得越来越重要,身体成为现代政治运动的持久战场。进入现代社会以来,技术理性和工具理性收紧对主体生命的管控,尤其体现在政治权力对身体感知层面的介入,感性主体迈向全面异化,使得"良善生活"这一乌托邦的实现遭遇了阻碍。

从青年马克思对主体感性的呼唤,到左翼思想家对感性革命的解剖式分析, 它们共同回应了日常生活的审美介入性,剖开了生命政治隐匿着的权力结构。后

Research on Marxist Aesthetics

① Heller, Agnes. A Theory of Feelings. Lanham, Md: Lexington Books, 2009, p.168.

② Ferenc Féhér & Ágnes Heller. Biopolitics. Vol.15. Aldershot: Avebury, 1994, p.45.

③ 汉娜·阿伦特:《人的境况》,王寅丽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8页。

马克思主义者将革命的目标锁定在日常感性世界,试图通过审美的手段和策略, 经由感性回归实现主体的解放,达成人自由全面的整体性发展。在主体牛命的感 性政治之中,赫勒宣告"如果社会主义要完成它的历史使命,持续的日常生活革 命是目标和前提条件"[□]。过去,政治发生在公共领域,很少进入私人领域,在现代 性进程中,生命政治的权力技术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领域,介入私人的甚至私密 的生命活动场。赫勒对比传统政治与生命政治发现,在"一切都是政治"的激进 现实中,公共 (public)、私人 (private)、私密 (intimate) 三个领域结合在一起, 人的生命彻底成为囚牢。赫勒认为身体的问题是在日常生活中"自然"地呈现的, 她认为"生命政治的出发点是日常生活,它的浪潮是从日常生活中不断向公共领 域的中心扩散"②,的确,现代政治转变的典型特征在于将人的生命视为政治行动的 首要条件,各种权力机制直接或间接地作用于人的生理过程,渗透进人的日常生 活之中。这种生命政治技艺对私人领域的直接介人,对个体生活造成了威胁,而 与此同时,现代权力技术通过审美化的形式、技术和规则,使人们很少意识到自 己的日常生活等感性领域中处在政治意识形态的笼罩之中。生命政治的治理技艺 不仅参与主体外部的塑性,还渗透进身体感官的内部机制,介入感性/情感这一层 面。审美感性领域遭受政治权力技术的介人,进而造成不同群体、阶层、族群在 感知方式和情感结构的等方面的差异。日常生活审美化也显露出隐匿在民众感性 世界的动态权力结构,在这种动态性的权力关系中,日常生活这一感性领域肩负 着人类解放和革命的任务。日常生活革命就是政治革命、日常感性世界是新的革 命阵地。日常生活被整合进权力体系,这也是生命政治能够迅速成为现代社会主 要政治结构的重要原因之一。

① Heller, Agnes. "The Marxist Theory of Revolution and The Revolution of Everyday Life," Telos, Vol.6, 1970, pp.212—223.

② Ferenc Féhér & Ágnes Heller. Biopolitics. Vol.15. Aldershot: Avebury, 1994, p.43.

结语

生命政治有着丰富的阐释空间和活力、具有不可磨灭的话题性。从福柯到阿 甘本、奈格里,再到赫勒和费赫尔,由于其自身所具备的丰富的阐释潜能,生命 政治成为西方哲学家们关注的核心话题之一。赫勒、费赫尔同我们目前熟知的左 翼思想家们关于生命政治研究—致的地方在于,他们同样将生命政治诞生的本质 理解为现代资本主义的产物。但其所采取的理论进路却有所不同,他们从"身体 解放"这一失败的现代性承诺出发,立足于北美社会政治生活的现实语境,对现 代性与身体、自由与生命、生命政治与伦理等相关议题提供了独有的关联性见解, 同时从健康作为政治、环境主义、性/性别政治、种族政治等具体问题中对生命政 治进行深人阐发。赫勒、费赫尔与当代左翼思想家如奈格里、阿甘本、朗西埃等 人形成对话,共同构成生命政治的理论星从,丰富了西方生命政治学的理论发展。 赫勒和费赫尔关于生命政治的研究可以被理解为,对 20 世纪后半叶在西方兴起的 社会运动的持续探索。更具体地说,他们将生命政治置于—种更广泛的理解之中, 在对各类新兴社会现象的解读中,显现其深刻的理论介入性,体现了生命政治理 论和实践之间的张力。赫勒和费赫尔等东欧学者,他们的思想生成有其特殊的历 史和现实语境,值得进一步解读和思考。此外、赫勒、费赫尔对日常生活革命潜 能的探索,以及对自由和生命两种价值取向的批判,也充分展现了来自后马克思 主义视角的政治美学观,是我们思考马克思主义美学和生命政治美学都不可忽视 的理论进路。

作者简介:刘灿,女,四川邻水人,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文艺学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

(责任编辑:廖雨声)

Research on

Marxist Aesthetics

Key Words:

Meyer Schapiro; Style; the Autonomy of Art; Social History of Art; Humanism

Tragedy and the Ethics of Fragility: The Ethical Aesthetics of Martha Nussbaum Xiaotong CHEN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Sichuan University)

Abstract:

Martha Nussbaum's thought of tragedy ethics transcends the traditional paradigm of aesthetics and moral philosophy, at the same time, it promote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thical turn" of contemporary aesthetics. She pointed out the fragility of the justice with tragedy and argued that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ethical agent is to pursue a good life in it. The tragic dilemma reveals the complex nature of ethical life. The conflict of the good shows that under the premise of heterogeneous phenomena and the incommensurability of multiple values, the meta value still has the meaning and possibility. The contingency ethical space shown by luck in tragedy does not mean that a negative idea dominates ethical life. On the contrary, it reveals the picture of virtue in agents' action, compassion, fear and other emotions, and promotes the formation of appropriate ethical perception.

Key Words:

Martha Nussbaum; Ethical Aesthetics; Tragedy Ethics; Moral Luck; Emotion

The Bio-politics Theory of Agnes Heller and Ferenc Fehér and Its Aesthetic Significance

Can LIU

(College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Sichuan University)

Abstract:

Heller and Fehér's biopolitical theory derived the view that "biopolitics is the

Volume 24 Issue 1

politicization of the body" from the "failure of the modernity promise to liberate

the body". The conflict between the two values of life and freedom is the tension

of his life political theory. They express their concern about the abuse of the right to

life by totalitarianism or the instrumentalization of freedom. Heller believes that the

starting point of biopolitics is everyday life. The subject contains the ethical appeal of

seeking differences in his feelings housekeeping, and at the same time, We needs to

be vigilant against the autocracy in the level of emotional needs. Heller and Fehér's

bio-politics theory contains aesthetic thoughts, showing the post-Marxist political

aesthetic path, and providing a new theoretical approach for contemporary aesthetic

politics.

Key Words:

Fehér; Heller; Biopolitics; Aesthetic Politics

A Study of the Key Word "Feminist Criticism" in Female Poetics

Sigi ZHAO

(Research Center of Literary Theory, 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Henan University)

Abstract:

With the rise of the feminist movement, the western female poetics has

constructed a new pattern of criticism. With the spread of western female poetics

in China, while Chinese female poetics drawing lessons from the west, has also

manifested its distinctive local characteristics in historical context, cultural tradition

and other aspects. On the basis of this premise, the study of the keyword "feminist

criticism", can not only reveal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and Western female

poetics, but also examine the core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and Western female

Research on **Marxist Aesthetics**

524